

1964

萌芽散文特写选



萌 芽 丛 书

萌芽散文特写选

1 9 6 4

萌 芽 編 輯 部

人民文学出版社上海分社

合編

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

一九六五年·上海

装帧：何礼蔚

萌芽散文特写选 (1964)

人民文学出版社上海分社

(上海绍兴路74号)

上海市印刷四厂印刷

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

书号 10024 字数 144,000 开本 787×1003 毫米 1/32 印张 8 13/16

1965年8月上海第1版

1965年8月上海第1次印刷

印数(平) 00001—19300 册

(软精) 0001—1000 册

平装定价(3) 0.62 元

(AE-28/57)

編輯 例 言

《萌芽丛书》和《萌芽》月刊一样，以帮助无产阶级文学新军的成长为目的。作为丛书，它的任务和刊物稍有不同，倘使把刊物比作文学战线上新战士的练兵场，那么《萌芽丛书》就是开赴前线的文学新军的检阅。编者热情地祝愿和殷切地期望他们能成为坚强的无产阶级文艺战士。

《萌芽丛书》的内容必须广阔地反映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火热生活，塑造光辉的先进人物形象，用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教育广大群众。作品要充满战斗的激情，充满彻底革命的时代精神。它应当是社会主义时代的赞歌，是社会主义革命的英雄谱，是新中国向前飞跃发展的绚丽画卷。

《萌芽丛书》包括：

一、《萌芽》月刊上发表的新人新作选集。自一九六四年起，每年一次，从《萌芽》选出比较优秀的作品，按小说、散文、诗歌分类编印成集。

二、近几年来涌现的文学新人的专集，内容范围不限于《萌芽》上发表的作品。未发表过的作品或

长篇不在編选之列；已在全国性出版社出版过专集的作者，他們的作品不再考虑列入这套丛书；已在本丛书出版过专集的作者，第二次出专集时也不再列入这套丛书。

本丛书由《萌芽》編輯部、人民文学出版社上海分社共同編輯。凡是发表过一定数量作品的新人，都可以将自己的作品剪样寄来，由編輯部和作者协商編选。作品有一定质量但还存在一些問題的，我們尽可能和作者一起研究修改；数量不够的，我們先留下可用的作品，等待作者繼續写出新作后，編选成集出版。

我們希望得到各級組織的大力支持和积极配合，使《萌芽丛书》能比較集中地展示文学战綫上新人新作层出不穷的景象，让大家看到无产阶级文艺新軍欣欣向荣地成长。

《萌芽》編輯委员会

人民文学出版社上海分社

一九六五年八月

內 容 提 要

本书系1964年《萌芽》月刊所发表的散文特写的选集，共收二十三篇作品，分为三辑。这些作品题材广泛，形式多样，从不同的角度描绘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宏伟景象，反映了各个方面的火热的斗争生活；对我国人民艰苦奋斗、自力更生的革命精神，以及各条战线上的先进人物、革命闯将，作了热情的歌颂和赞扬。作品充满了激情，具有强烈的时代精神和浓郁的生活气息。

統一書號: 10019·10024

定 价: 0.62 元

目 次

高炉热浪十五年	徐光夫	1
铜驹铁马的故乡	龙光华	12
聚宝盆	潘洪禹	23
朝霞万里	韩陆水	31
长征的战士	张 惟	45
好八连野营记	张兰生 杨福绵	56
穿山虎们	朱振声	72
生命似火	徐景贤	83
○一家特殊的旅馆	胡宝华	105
○无名岛上的第一代	杨 旭	115
○来自海防前线的报告	于连庚 张哲明	134
○水兵生活速写	葛 水	155
●连心人	朱良仪 于 丁	166
雪山上的笑声	张发良	180
飞吧,时代	福 庚	194
在同一条轨道上前进	陈继光	201

· 花开六連岭	· 钟 靜	211
◎ 垦区贊歌	· 李根宝	219
♂ 重返鶯歌海	· 林建征	226
♂ 草原稻谷香	· 吳书兰 路金月	234
0 珍珠的故乡	· 赵 赴	241
♂ 是什么染紅了枫树叶?	· 謝 树	253
♂ 延边窗帘	· 苟煜升	267

高炉热浪十五年

鞍山 徐光夫

前几天，我去鞍钢炼铁厂采访，遇见了全国人大代表、著名的劳动模范、副厂长孟泰。在这里，人们都喜欢称他为“老英雄”，或径直喊他“老孟泰”。我们是熟人，见面用不着客套，他听了我的来意，搔了搔剃得亮光光的头，说：“走，咱们到二高炉上去！”

二号高炉炉长李忠茂正和几个工人围在一起，商量怎样向别的高炉学习，把各项技术经济指标提高一步；一见老英雄领着一位记者“光临”，感到有些惊奇。

“庆祝建国十五周年，我们二高炉有啥值得上报的呢？”人们一时不知谈啥好。由于经常在炼铁厂转，我是理解他们的心情的。在这里的十座高炉中，论先进，首推全国红旗九高炉；论大而新，要数十高炉；三号、四号、七号……高炉，也都各有其特色；二高炉呢，最老而且又小，平平常常，以往很少有人来采访，难怪他们觉得我们来的突然了。

“怎么，你们把自己炉子的历史都忘了？新中国第一炉铁水不是从二高炉流出的吗？”孟泰又加重了语气说，“一九四九年六月二十七号清晨三点钟开的炉，要记住，每个人都要记住！新工人一来就告诉他。一想到这个光荣时刻，大家就来了劲；不能因为我们炉子老、小，就泄了气。看，我把记者都请来了，你们创造出成绩，党和人民会知道的。”

老孟泰不大擅长讲话，但激动起来，就象火山喷浆样，句句发热、闪光。老头子是会抓活思想的，他利用各种机会，启发与鼓舞人们的革命干劲。

开炉时在场、现在还留在二号炉上的人已经不多。今天的工长刘芝祥那年只有二十一岁，才入厂几天，在炉前学习打铁口钎子。他说：当时可热闹了，炉上炉下到处是人，象众星捧月样，围着这座宝炉。那时候，还没有象现在这样完善的劳动保护品，炉前工人都戴着礼帽，穿着木板鞋。从农村来的小青年，到了这个新鲜环境，穿戴着这样奇异的鞋帽，你瞅瞅我、我瞅瞅你，忍不住都笑了。

当时的所谓技术人员，因为受的是国民党反动、落后、脱离实际的教育，从书本上学到的那点炼铁知识太可怜了。极个别的人，还见过那仿佛一脚可以踢翻的小炉子，对这容积近六百立方米的庞然大物，则感到茫然、一无所知了。

日本帝国主义虽然战败投降了，但是他们的技

术人員骨子里还是敌視、鄙視中国人民的。他們临走时曾断言，把鞍鋼恢复起来至少要二十年；还說什麼“高炉留給你們种高粱吧！”有的更狂妄地說：“等着瞧吧，过几年我們还要回来，高炉等我們来收拾吧。”

他們說这番話，从表面上看也不是毫无根据的。炼鉄厂經過日本侵略者敗北撤退时的破坏，已經是疮痍滿目，国民党两次洗劫，器材被盜卖，技术資料被窃走，工人和技术人員流离失所；到鞍鋼解放时，只剩下沒法搬走的高炉空壳了。人們描繪当时的景象是断垣残壁、野草丛生、一片荒凉。有些刚入厂的小青年，休息的时候，还淘气地在厂子里追兔子、抓野鸡呢。那时候，高炉上虽然沒长出高粱，但是蒿草沒脛。白昼，蝎虎爬在炉壁上晒太阳；黄昏，烏鴉在卷扬机上聒噪；入夜，間或听到狼嚎。想象得到，在漆黑的夜晚，黑魑魍的高炉，沒有灯火，一座座象山魑样，东扭西歪地矗立在那里，又难看、又吓人。国民党确实也是毫无办法，他們派了那么多“专家”，收罗了那么多“人才”，在鞍鋼那么久，沒炼出一斤一两一錢鉄来，他們想，你共产党既不懂技术，又缺乏物資器材，你能起死回生，在这片废墟上炼出鉄来？但是他們估計錯了，完全錯了。中国工人階級在党的领导下，用毛泽东思想武装了自己，还有什么困难不能克服呢？还有什么障碍能阻止我們前进呢？

恢复高炉的生产，让高炉为新中国出铁，依靠誰呢？党明确地提出要坚决地依靠那些在旧社会受压迫、受剥削、吃过苦、遭过难的老工人。

日本鬼子从一九一七年就在鞍山修建高炉，一九一九年一号和二号高炉开始生产，鞍钢的高炉工人到解放时已有三十多年的工龄了。他们在长期对敌斗争中，锻炼成一支阶级观念较强、具有大生产工人特色的阶级队伍。尽管日本鬼子不让他们进仪器室，不让他们看图纸，不让他们动设备，不让他们接触所有的技术领域，甚至连出铁、打气炮这种稍稍带点技术性的操作，都不让他们靠近。但是毕竟他们天天参加生产劳动，在实际操作中，耳濡目染，探索到了一些秘密，知道了一些炼铁方法。解放后，工人们自己当家做主，在炉子上经过反复试验，革命干劲加上科学求实精神，炼铁这门技术终于为我们掌握了。

一提老工人，人们自然会想到为新中国第一炉铁水做出巨大贡献，因而获得“功臣”称号的老孟泰。孟泰当时已经五十出头了，他却欢蹦乱跳的象个小孩子。这个贫农的儿子，从小在苦水里泡大，当了十年牛马，当他一旦见到了自己的亲人——党，就象在愁云惨雾、灰蒙蒙的长冬，一下子跨进阳光灿烂、东风骀荡的春天一样，想想过去，看看现在，怎能不

仇恨旧社会、热爱新社会呢？“让高炉早出铁，支援解放战争，把国民党反动派彻底消灭干净！”这个发自阶级深情的信念，促使他带头响应党的号召，生龙活虎般地投入恢复高炉生产的战斗。

数九寒冬，冰天雪地，人们恋恋不舍地围着红火的炉子。而他——这个老配管工人，却起早贪黑地到处捡斂起丢在地上、埋在土里的器材来了。什么水门啦、汽门啦；什么风口啦、渣口啦；什么三通、弯头、閘栓、长短粗细管子……他都归攏到一起，去锈、擦洗、修整、涂油，按品目、规格有次序地摆在他那个后来叫做“孟泰仓库”的地方。

解放前，他在厂子里碰到这些玩艺儿，大的，躲开它走，小的，踢它一脚；如今，为什么“财迷心窍”，见啥都是“宝”呢？有人问他，他说：“咱们就要修高炉了，这些物件是少不了的。快来捡吧！”“修高炉？”有的人怀疑，“还不知哪年、哪月？你着急什么！”“歇着你的吧，老孟泰。修高炉，用得着你捡的那些破零碎？国家有的是钱，要啥样的买啥样的；本国造不出，还有外国呢。你要多少座高炉？……”孟泰摇摇头说：“咱们国家象咱们自己一样，虽说解放了，但还是个穷底子。我看咱们得自己动手，要堵日本鬼子的嘴，他不是说咱们自己不能修炉炼铁吗？好，咱们一定做出个样子给他看看。要争这口气！”孟泰这么一宣传一鼓动，好多人也都跟着他干起来。

共产党說得到做得到，二号高炉真的动工修起来了。施工部门缺少某些器材，老孟泰說：“我那里有。”到他那里一看，好家伙，比鞍鋼总庫里还全呢。老工人們一见修炉，大家不但日夜忙着干活，而且掀起了一个献器献材的运动。

人們回忆那段情景时，說：热火朝天的象过去“赶庙会”一样。工人們都背着行李，住在厂里，修鉄道的、修马达的、架电纜的、埋管子的，到处是叮当声，到处是人喧车鬧。开炉前后，老孟泰昼夜守着炉子，他不放心，怕敌人破坏。高炉点火了，鞍鋼的一位领导人高举着火炬，划破了拂晓前的暗空，人們都屏住气，靜待着第一炉鉄水的誕生。

給地主扛过活、給資本家做过学徒、现在的厂党委副书记兼政治处主任张忠厚，那时候才二十一岁，刚刚进厂，跟老工人学的是鑄鉄。他記得，出鉄的那天晚上，什么都准备好了，只等着鉄水罐一到就开鑄。他等啊等啊，心怦怦地跳个不停，他跟几个年輕的伙伴，象迎接什么贵宾样热切地守望着。

这个庄严的时刻终于盼到了，殷紅的鉄水穿出了炉口，金灿灿、紅閃閃，把整个出鉄场都映紅了。紅光引出一片震雷般的欢呼。干部們微笑着向工人們祝賀；老工人們高兴地你捶我一拳，我拍你一掌；青年工人們欢乐得跳起来；工程技術人員們望着汨汨的鉄流招手；老孟泰激动的冒出了几点喜泪。火光

繚繞着、热风呼嘯着、电机车奔馳着、火车头哗哗地喊叫，死寂的炼鉄厂，頃刻热浪滚滚，兔子、野鸡、乌鸦、蝎虎、狼、野草都被鉄水、烈火冲跑了。

第一炉鉄水的光和热，照亮了全国人民的眼睛，暖热了全国人民的心，敌人的謠言彻底破产了，誰还敢再說新中国不能出鉄呢？

三号高炉休风检修，孟泰去那里了。我信步走到了二高炉的炉前，炉前正在出鉄，鉄水泛着火花，象一条銀色的瀑布样流到鉄水罐內。几个工人穿着厚帆布縫成的防热衣帽，手持长鋼钎操作着。二高炉的党支部书记石玉清也在这里参加劳动。凶焰熾流，烤得我睜不开眼，口里发干，不敢靠前。而这些在烈火中鍛炼出来的金剛們，却揮汗夺鉄，从容自若。

从一九四九年六月二十七日起到现在，二高炉这是第几百几千几万炉鉄水了？恐怕誰也一口答不出来。但是，我估計它这么多年的总产量，已經要比国民党整个統治时代所有炉子产的鉄还要多。我翻了翻炼鉄厂的生产技术統計报表，二号高炉今年上半年平均日产量，比日本帝国主义統治时期的最高日产量高一倍。焦比平均五百五十九公斤，而过去，他們炼一吨鉄，則需一吨多焦炭。质量合格率百分之百，一級品率九十七点四一。这些技术指标已經够得上世界水平，当然它比起这里的九、十等先进高

炉来还差一筹。

随着孟泰的踪迹，我攀上了三号高炉。唉，这梯子太窄太陡了，我爬到半截腰里，就气喘、腿颤、心要跳出来，但看看那悬在空中操作的工人，看看已经登到顶巅的患着高血压、心脏病的六十七岁的老孟泰，我就感到惭愧了。工人们怕我乱跑乱走出事，找了个安全地方，叫我停下了。吓！已经离地六十几米高了，我俯视炉下，铁道象一条条带子样，料罐车显得那么矮，车来人往，欢腾、热闹，而又觉得很有秩序。

抬头望天，白云在晃，一晃，就觉得脚下发软，我又一次感到自己缺乏锻炼，比起工人同志们软弱得多了。我定了定神，纵目四望，首先投入眼帘的是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初期修建的七号高炉。这座高炉不久以前刚刚大修完了。它前一代炉龄十年多，为祖国流出了四百一十一万七千三百多吨优质生铁，它的长寿多产，在世界先进高炉中也是罕见的。这一次，只用了四十八个昼夜，又彻底把它大修了一次，炉底用的高铝砖和炭砖的综合砌体，许多地方做了新的改进。这和我们解放初期修二高炉，不管是质量还是速度都没法比较了，这个进步是惊人的。往南望，“高炉王”雄赳赳、气昂昂地矗立在那里。这个大跃进的产儿，标志着中国工人阶级在党的领导下奋发图强、自力更生的又一巨大成果。它是我国自己设计、自己施工、自己制造设备，完全靠自己的力